

牟宗三先生全集

● 心體與性體(二)



6

牟宗三先生全集⑥

心體與性體

（第二冊）

牟宗三 著

新學
社
PDG

《牟宗三先生全集》總目

- ① 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
- ② 名家與荀子 才性與玄理
- ③ 佛性與般若（上）
- ④ 佛性與般若（下）
- ⑤ 心體與性體（一）
- ⑥ 心體與性體（二）
- ⑦ 心體與性體（三）
- ⑧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王陽明致良知教 蕺山全書選錄
- ⑨ 道德的理想主義 歷史哲學
- ⑩ 政道與治道
- ⑪ 邏輯典範
- ⑫ 理則學 理則學簡本
- ⑬ 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
- ⑭ 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下）
- ⑮ 康德的道德哲學
- ⑯ 康德「判斷力之批判」（上）（下）
- ⑰ 名理論 牟宗三先生譯述集

新學
社
PDG

- ⑮ 認識心之批判（上）
- ⑯ 認識心之批判（下）
- ⑰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 ⑱ 現象與物自身
- ㉑ 圓善論
- ㉒ 時代與感受
- ㉓ 時代與感受續編
- ㉔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上）
- ㉕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 牟宗三先生未刊遺稿
- ㉖ 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
- ㉗ 人文講習錄 中國哲學的特質
- ㉘ 中國哲學十九講
- ㉙ 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 宋明儒學綜述 宋明理學演講錄 陸
王一系之心性之學
- ㉚ 四因說演講錄 周易哲學演講錄
- ㉛ 五十自述 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 國史擬傳 牟宗三先生著作
編年目錄



目次

第三部 分論二 明道、伊川與胡五峰 1

第一章 程明道之一本論 3

引 言..... 3

第一節 天道篇 23

第二節 天理篇 58

附識：明道言第二義之天理 86

第三節 辨佛篇 92

第四節 一本篇 98

附識：黃宗羲對於「天命流行之體」之誤解..... 126

第五節 生之謂性篇..... 146

附識：

一、伊川論「生之謂性」..... 180

二、朱子論「生之謂性」..... 182

三、象山少說性以及其關於孟子與告子論性處

(2) ◎ 心體與性體 第二冊

之態度.....	197
四、陽明論「生之謂性」.....	209
五、劉蕺山之涉及告子.....	225
第六節 識仁篇.....	231
第七節 〈定性書〉：答橫渠先生.....	247
第八節 聖賢氣象篇：對於聖賢人格之品題.....	259
第二章 程伊川的分解表示	265
引 言.....	265
第一節 理氣篇.....	273
第二節 性情篇.....	290
第三節 氣稟篇.....	325
第四節 才性篇.....	345
第五節 論心篇.....	348
第六節 中和篇.....	367
第七節 居敬集義篇.....	402
第八節 格物窮理篇.....	407
附論：明道言格物.....	426
第三章 胡五峰之〈知言〉	445
引 言.....	445
第一節 即事明道，道無不在.....	451
第二節 首點心之大與久以明心與性之關係.....	453
第三節 盡心以成性：性爲自性原則，心爲形著原則.....	463

第四節	天理人欲同體異用·····	471
第五節	心之遍在·····	476
第六節	性爲超越的絕對，無相對的善惡相·····	478
第七節	心之永恆常在：無出入、無存亡·····	486
第八節	是非、正邪、善惡之層次·····	488
第九節	逆覺之工夫·····	492
第十節	綜結：以仁爲宗、以心爲用·····	502
第十一節	綜述《知言》大義·····	519
第十二節	附論：關於朱子之論彪居正·····	555



第三部 分論二
明道、伊川與胡五峰





第一章 程明道之一本論

引言

朱子編《程氏遺書》共二十五篇，自第一至第十，程氏門人及呂與叔所記者皆原標爲二先生語。各篇中亦有明標爲明道語或伊川語者，如第三謝顯道所記，即明標「右爲明道先生語」、「右爲伊川先生語」；第二呂與叔所記，則有時于某條下注一「明」字，示爲明道語，注一「正」字，示爲正叔（伊川）語。然而大部分則未注明，其注明者蓋甚少。其餘各篇則間于行文中記有「伯淳〔明道〕先生曰」，或「伊川先生曰」。除此少數注明者外，餘皆未注明誰語。此十篇中，第一爲李端伯所記，甚重要。第二爲呂與叔所記，既重要而分量又最多。與叔原爲橫渠門人。橫渠卒，東赴洛陽見二程。此第二即東見二程時所記也（嚴格說，與叔不能算是二程門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篇乃劉質夫所錄，皆明道語。十五以下直至廿五，各家所錄皆伊川語。此則已分判清楚。劉質夫所錄最可窺見明道之思想與風範。然前十篇中，尤其呂與叔所記者，若除少數有注明者外，其餘皆無法確定是誰語，則吾人對於

明道思想所知者必甚少，而明道在宋儒中之地位即無足輕重者，至少亦無確定顯赫之地位。然而明道在宋儒中確有一公認之顯赫地位，亦確是一大家。若竟無足以實之者，則何能有此顯赫之地位？亦何足以成大家而為儒學復興之重鎮？觀伊川為其所作之〈行狀〉，又觀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而伊川復為之序之序語，則知明道實劃時代之英豪，其創闢智慧實為不可及，而伊川亦非虛譽其兄者。彼雖未及著書，然以五十有四之中壽，實亦不甚影響其智慧之成就。而何況其成熟相當早，其答張橫渠之〈定性書〉決不在三十以外。（朱子謂「〈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見《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此恐不可靠。近人有考其為二十八歲時作。此當近是。）若以此為準，則此後二十餘年之發皇必有可觀者。否則決不能有如〈行狀〉之所述。是則其及著書與否決不甚相干也。故吾人于二先生語中，除注明者外，必有可以鑑別明道之智慧者。

自客觀義理之大體氣氛言，或自進德之大方向言，程氏兄弟固可說是屬於同一系統者，故凡未注明是誰語者，亦可視為共同之主張，即發之明道，伊川亦可承認而不悖，即發之伊川，明道亦可首肯而無疑，故同屬明道可，同屬伊川亦可。然凡此種義理皆屬真實生命之發皇，亦屬存在的創闢智慧之洞悟。發出後，人可首肯之，而無此真實生命之獨特感受，無此創闢智慧之獨特洞悟，則亦可終不表現此義理與此境。生命之勁力與智慧之方向對於何面義理之抒發實有決定之作用。故此種義理不能純是客觀地言之，亦須連帶各人之獨特生命而存在地言之。蓋此非外延真理，乃內容真理也。自此而言，則不能謂同屬明道可，同屬伊川亦可。抑又不只主觀感受而已也，即客觀義理上亦有不同之理解，如關於仁體、性體、道體

之體悟以及關於工夫入路之講法，二人皆有顯著之差別。只人不注意，亦不理解，故混漫而輕忽之，遂亦視為無法簡別耳。是以如能相應此差別而注意之，鑑別出究為誰語，則對於明道與伊川之風格與造詣必可有更確切之了解，而對於明道之顯赫地位以及其足以為一大家者，亦可得而有以實之，否則明道必致落空。而經過朱子之傳承，傾向于伊川，不傾向于明道，經過其獨特心態所成之汰濾與汰濾後之定局，《遺書》中未注明誰語之許多圓明洞澈之義理必致被遺忘而視為無足輕重者。即劉質夫所錄之四篇亦可被視為無足輕重者而忽之。朱子常不契亦不滿于明道，惟不便明言之耳。其所以不契者，由于其生命勁力近伊川而不近明道故也。其所以不滿者，由于其並無明道之圓明洞澈之創闢智慧，而又心存忌諱，以為將近于異端故也。此並非言朱子無實感、無勁力，亦非言其無智慧，特其智慧、實感與勁力非明道型，故亦不能契接其所抒發之理境。其心態宜于彼而不宜于此，故亦宜于抒發某方面之義理而不宜于抒發另一方面之義理，甚且以其汰濾後之定局而根本不能正視明道所說著之實義，此其心態之限定有以使之然也。故自朱子後而有學派之對立，正坐此故耳。對立之生不由于象山之睽違與立異，如普通之所想，乃由于朱子之汰濾實有遺漏與偏差也（集中在對於道體、性體、心體之體悟與工夫之入路兩點）。

世或謂明道開象山，伊川開朱子。此自非全無是處，特只僮侗言之，彷彿嗅到一點氣味之同異，而未能真明其所以。此非只由表面之風光與某方面之情調各有相似，即可明此學派之分立也。此中煞有義理之關鍵，而歷來多不能深切著明之，此甚足令人困惑也。朱子實開自伊川，而象山卻並不由明道開出，象出亦不自以為學出

明道也。象山〈語錄〉中固曾有「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之語，然象山之學卻並不由鑽研明道而得之。是以不能歷史繼承地甚至亦不能義理地謂明道開象山，象山出自明道也。真正歷史繼承地而且是義理地由明道而開出者是胡五峰，並非象山也。特客觀言之，象山之孟子學心性是一，心即是理，更能契合于明道之一本論，而明道之一本論亦更能保持先秦儒家本體宇宙論的實體之創生義與直貫義，而亦並未以心神屬于氣，認太極或天命實體只是理，性只是理也。此則其可以通同處，而朱子汰濾後所成之定局則不能保持此義也。此是學派分立之本質的關鍵。是以

1. 明道在儒學復興中何以有此顯赫之地位，何以能成大家，必有足以實之者。

2. 伊川在何種契機上能開朱子，朱子在何種契機上能承接伊川而成爲定局，此亦有可得而確定說出者。

3. 朱子既成定局後，何以有學派之對立，明道與象山何以有通同處而不可說相開承，此中亦有可得而確定表明者。如是，朱子之消化與胡五峰之消化確有須同等重視之必要，而不可一以朱子爲準也。（吾于此主宋明儒當分三系，詳見第一冊〈綜論部〉第一章及本部後文〈胡五峰〉章。）

欲明以上三事，吾人必須于二先生語中未注明誰語者能鑑別出明道之智慧而不可含混過去。如是，將更能見出明道精神之一貫，亦將更能見出伊川思理之傾向。

明道性格與伊川確有不同。「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二程全書·外書第十二》，〈傳聞雜記〉，見《上蔡語錄》）此是明道自覺地

見到彼兄弟二人性格之不同。吾人以此不同為起點，再以劉質夫所錄為標準，以少數注明者為軌約，即可獲得鑑別明道智慧之線索。若由此悟入，吾人可作如是之肯定：凡屬二先生語者大體皆是明道語，至少亦當以明道為主。其中許多重要觀念足以形成宋儒復興儒學之重鎮，並足以形成宋儒講學之規模而能造成六百年之傳統者，如對於佛教之辨別、對於聖賢人格之品題，更積極地對於《論》、《孟》、《中庸》、《易傳》中主要觀念之契悟與點撥，大體皆發自明道，伊川只為之副。試申明如下：

1. 凡屬二先生語者吾人可視為二程初期講學之所發。此期以明道為主。伊川歲數雖與明道相差不遠（只差一歲），然明道究屬兄長，固當以明道為主。衡之人情，主要靈魂亦當在明道，伊川總當徐行後長者方是弟道。而何況明道之創闢智慧固高于伊川遠甚，故主動活躍之智慧當在明道，而不在伊川。伊川獨立發皇之時當在其為侍講以後。凡確定為伊川語者，《遺書第十五》以下，始真代表伊川之生命與思路。以此為準，與彼未分而標為二先生語者相對照，則大體固有差異也。故凡二先生語中大部皆明道語也。〔李端伯與劉質夫皆程氏早期之弟子。劉質夫且只錄明道語。惜二人皆早卒。呂與叔雖非二程之門人，然亦與李、劉為同輩。其所記實以明道為主。其思理亦較契于明道，而不契于伊川。由其與伊川往復辨論「中」之問題即可知。而明道之〈識仁篇〉即對呂與叔之問而發者，而呂與叔「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參看《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述呂大臨處。）此人甚有勁力，朱子亦極贊佩之，而惜其早卒。〕

2. 明道心態具體活潑，富幽默，無呆氣。故二先生語中凡語句

輕鬆、透脫、有高致、無傍依、直抒胸臆、稱理而談，而又有沖虛渾含之意味者，大體皆明道語也。例如：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

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卻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二程全書·遺書第一》，〈二先生語〉，端伯傳師說）

此段記錄明標「伯淳先生曰」及「正叔先生曰」。兩相比較，伊川所說實不及明道遠甚，即不說及不及，而風格與境界之不同亦可于

此得一很好之例證。明道所說直是有高致、無傍依、直抒胸臆、稱理而談，決無學究氣，亦無典冊氣。凡此種學問皆是聖賢豪傑之學，說理發義皆須直下指歸到生命上來，實不實並不在有所傍依，傳道居業亦不在如學者之治經，隨時可以提起，隨時可以放下，要之只是直下以誠敬「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直下對道負責，找一實下手處。「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此種語句只有明道之創闢智慧與存在的實感方能說得出。反觀伊川，則其距此境遠矣。伊川所說甚為實際。一、治經要「自下而上」，二、要有「自得」。此在指導學者讀書最好，然不能表示出內聖之學之本質。此猶是學者治經境界，非聖哲直抒胸臆獨立拔起之境界。此路以後為朱子所稱賞。以朱子觀之，明道所說倒反「太高」，足令學者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易「入禪學去」，故彼即以爲凡不走切實讀書之路者皆是禪。實則何曾是此問題？此只是兩種境界兩種風格之異耳。伊川當時猶未于此生忌諱也。然其心態、思路、風格、境界與其兄異，則甚顯然。由此明標者可以概其他未注明者矣。

又如「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而「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俱見《二程全書·外書第七》）。伊川所說顯然不及明道語之明澈，而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代「天地變化草木蕃」亦不諦當。「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外書第十二》，〈傳聞雜記〉，見《上蔡語錄》）此方是明道之智慧。據

此，則伊川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代「天地變化草木蕃」以明恕（充擴得去），顯然不諦。須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別語。乾道即天道，亦即天命實體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天地變化草木蕃」語義並不同也。前者是指道體說，後者是指事象說。明道「充擴得去」之恕底氣象只能就事象之用說，不能就道體之體說。故「充擴不去」則是「天地閉，賢人隱」。乾道創生不已，天命於穆不已，寧有閉隱之時耶？故同一觀念，伊川之表現常不及明道之透脫與諦當。此亦顯明之例證也。又如明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而伊川亦隨之說「三事只是一事」。明道說心性天是一，而伊川亦隨之說「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凡此，明道如此說卻實，而伊川如此說卻與其思理不一致。詳見〈一本篇〉及〈伊川章·論心篇〉。故此類觀念顯是明道發之，而伊川只是和之也。由此而知關於道體、易體、誠體、敬體、於穆不已之體以及天理實體之妙悟語，凡未注明者，一望而知為明道語也。若歸屬於伊川，則相刺謬。

又如蘇季明問中和，伊川之答曲曲折折終不豁朗。若問明道，決不如此答，可斷言也。又如〈與呂大臨論中〉書，與叔所言反順適調暢，而伊川之答則膠著支蔓，糾結不堪。以此為準，反觀二先生語中未注明者亦甚易鑑別也。

3. 明道語句簡約，常是出語成經，洞悟深遠。又常是順經典原文加幾個口語字，予以轉換點撥，便順適調暢，生意盎然，全語便成真實生命之呈現。「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外書第十二》，